

工农兵创作丛书

昆嵛山的火焰

单張英 著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工农兵创作丛书

昆 崙 山 的 火 焰

(增訂本)

单 張 英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• 1958 •

內 容 提 要

这是一个故事体的特写，叙述一九三五——一九三八年胶东地区的游击战争如何从无到有、从小到大的成长过程，刻画了好几个坚苦卓绝、宁死不屈的党的工作者的形象。故事是根据真人真事写成的。

工农兵创作丛书(6)

昆 崙 山 的 火 焰

(增订本)

单 張 英 著

*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康平路155号)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94号

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经售

*

書 号 0171

开本 787×1092 耗 1/36 印张 2 1/3 字数 43,000

(原新文艺版印 65,000 册)

1958年11月第2版

1958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00,000 定价(5) 0.17 元

这篇文章是根据王亮同志口述整理的，为了使
人讀起来亲切和逼真起见，乃采用了自述
的形式。——笔者

目 次

赤手空拳鬧暴动.....	1
不朽的人.....	7
宁死不屈的刘伏考.....	12
攥进敌人心脏的利劍.....	19
老蜂窩开訓練班.....	29
夜襲界石集.....	35
理琪同志在西院下.....	42
我到烟台去找理琪同志的时候.....	54
天福山的义旗.....	63
从威海卫到雷神庙.....	69

赤手空拳鬧暴動

這是一九三五年的事。

春天，中共膠東特委在文登和牟平一帶組織的一次暴動失敗了。從夏天開始，我們又經常研究怎樣開展游擊戰爭，準備再舉行武裝暴動。領導我們進行研究的人是張連珠同志，他當時是中共膠東特委書記，也是軍事指揮。我們研究的材料是從紅軍方面捎來的，是個油印的小本子，字寫得很漂亮，好看又好認，我們拿着它就象寶貝似的，看一遍再看一遍；每天在陰蔽的屋子裡，在山洞裡，一邊研究一邊實習，沒有多少日子，我們就學會了“化整為零”和“集零為整”的戰術方法，這時大家就一面深入到農村教育發動群眾，一面準備力量舉行暴動。

十月底有一天，我和許多同志正在一同研究戰術的時候，指揮部派人來找我，我問：“干什么？”來的人說：“不知道，張指揮說有重要事情，叫你到指揮部去。”

指揮部在文登城東南面的水圈村，我到了那里，已有不少的人在場，等人們都快坐滿了屋子，張連珠同志就向大家說：“同志們：我們的戰術研究和發動群眾工作已經進行很長時間了，根據當前的情況，我們準備馬上舉行一

次武装暴动。这次暴动不仅是我們这个地区，而且海阳、莱阳、掖县、蓬莱等地都有，不仅有我們共产党员，还有广大农民、学生和士兵参加，不过我們这里是重点，我們的任务是要在石島、文登两地攻打敌人，繳获武器，組織武装，再举戈西下，配合兄弟地区。我們怎样进行这次暴动，还請大家进行討論。”在討論的时候，有的同意举行暴动，有的則不同意，虽然有些不同的意見，但最后还是一致通过了決議——在十一月一日举行武装暴动，为了执行決議，派于得水同志帶領一幫人去石島完成繳械三百支枪的任务，其余的人就都在昆崙山一带准备行动。当时組織分配給我的工作是在繼續制造土造炸彈，并在行动时作一路領队。

各种准备都就緒了，就是沒有子彈，我們仅有三支短枪，一粒子彈都沒有，于是就派了一个人去文登城买子彈，他到了城里两天沒有回来，我們就知道事情坏了，这时，敌人的戒备也紧起来，文登城开始了紧急增兵，城門口的崗也由一个人增到两、三个。調来的敌人，是韓复榘的八十一师，他們和第七专员区結合，开始了逮捕活动。虽然这样，我們还是决定暴动。不过，在准备行动的前两天，張連珠同志告訴我們，因为买子彈的人出了事，我們的暴动日期要拖延三天——在十一月四日行动。我当时曾問：“光我們自己不干，別处都干这样行嗎？”他說：“我們已經和西边各地取得了聯絡，延期三天行动。現在大

家还是要加紧准备，把群众发动好，暴动就更有把握。”

“是的。”我同意他的說法，我是負責制土造炸彈的，趁着还有四天的空隙，我們决定再造一些炸彈。在二号早上我又上了一趟文登城，准备在城里买一些炸葯回来造炸彈。炸葯是买好了，可是怎样往外带呢？平素日子城門口一道崗，进出都費勁，何况如今三道崗呢？我有点发愁，可是愁又有什么用？于是我左右盘想起来，想起了城內的几个朋友，几个熟人，就在他們身上打起主張。于是我就到了一个中葯鋪里，找到店員毕东泉，他是我的一个熟朋友，人很老誠，他也知道我是干什么的，我也摸熟他的底細。當場，葯鋪里有不少的人在买葯，我就把他叫到一旁，小声說：“我买了几包炸葯，带不出城去了，你給想个办法吧。”他說：“好，我能給你送出去！”我听了欢喜极了，問他：“你怎么带？”他說：“你不用管了，等我忙过这一陣子。”說完他又包葯去了。

我听他答应我把炸葯带出城去，心里高兴的了不得。可是我到底不知他打算用什么方法往外拿。他忙过了一大陣子以后，就提着一大包中葯找到我，問：“那些东西在哪儿？”我知道他問的是炸葯，接着就領他去找到了。他一看，就把手里的葯包子解开，把四大包炸葯放在数不清的中葯包中間，又包扎了起来，他向我說：“你只管走吧，我是每天城里城外送葯材的，保管沒有事！”我一看这法儿也挺妙，便放心走出文登城去。出了城南門，我就回头

看着毕东泉什么时候出来，一看沒出来，二看不見影，我怕出了什么事，索性站下等他。正等着，他出城了。他提着那个大药包袱朝我来了，到了眼前，我問他：“沒檢查吧？”他說：“檢查又怎么样，反正我是卖药的，不带药带什么？”原来剛才敌人的崗上盘問他几句，被他頂撞回去了。他把炸药交給我，又送药去了。

我回去的时候，大家一看我带回炸药，又是欢喜又是替我胆惊，問我怎么能带出三、四包炸药来，我說：“依靠群众嘛，有了群众，敌人就是狡猾狐狸也沒有用！”我把带炸药的情况向大家說了，人人都觉得群众真是我們的靠山。我們用这些炸药，两天又造了不少的大炸弹。

時間到了十一月四日，虽然我們仅有的手枪还没有一粒子彈，也不能再拖下去了。于是我們在十一月三号晚上，就开始了行动，于得水同志帶着一支空枪，領着一部分人到石島去了。十一月四日的拂曉，我也領着一部分人出发了。

我們是向昆崙山东麓指揮所集結的，一路上参加暴动的人們，成群結队，象数不尽的小河流向大河、向着指揮所聚攏。在人群中有教員，也有学生；有中年也有青年，每个人都精神旺盛，有的手中握着斧头，有的握着镰刀，还有的扛着大刀、紅纓枪，人們举着斧头、镰刀的紅旗，一路二行的奔跑着，奔向昆崙山东麓。在那里我們等待着听取石島的消息，一旦繳获任务完成了，我們將揚

戈而起，立即攻打文登城。

一天的時間，很快就飛過去，我們在一分鐘一分鐘的等着，黃昏了還不見信息，聚集在這兒的千百號人都等急了，就在這個時候，我聽到指揮所傳來一個消息：西邊萊陽、蓬萊等地的暴動失敗了。我正在擔心着石島的情況，于得水同志趕着一頭牲口，馱着槍回來了，我問他情況怎麼樣，他說：“沒有達到我們想的結果，只繳了三十來支槍就回來了。”接着，他把去執行任務的情況告訴了我：

“昨天晚上我們就趕到了石島，可是還沒進去，里面的風聲就緊起來了，今天早晨，我們靠近石島的時候，里面風聲更緊了，大概里面的同志早就活動起來，今幾個石島外面的卡子也多了一兩道，到處都有了望哨，進去也很困難，所以我們幾個人就化裝成上石島挑魚的，準備蒙住敵人混進去。可是敵人太鬼了，我們一連二、三次都沒有混進去。

進石島的指望不大，天也不早了，于是我就瞅上了石島外面的介八窩鹽場那伙鹽警隊，我和一個同志商量了一下，就朝鹽警隊去了。那兒也有崗，要進去繳槍也是不容易的，我們想了一個法子，兩人就裝成鹽民打架，扯着肩膀到了崗下，起初那崗還給解說：“有啥事慢慢說，別吵吵！”沒等他說二句，我們就連他放聲的時間都沒有，按到就結果了他。接着我們倆就又打着架到了鹽警隊隊部

門外，我們倆互相抓着衣領子，嚷着要叫他們里面給評評理，擡進去了。沒等他們打架的都出來，我就鬆開手，把那支空槍伸出來喊着：“不准動，動就打死你們，把你們的槍交出來。”

這突如其來的一下子，把敵人吓呆了。一個個都低頭舉起手來，我逼着他們快把槍和子彈交出來。有一個家伙說：“槍在櫃子里。”於是我看他去拿鑰匙打開了櫃子，果然是不少的槍支彈藥，還取出來一些匣子子彈，我一看就是少它，順手拿了一條接着向空槍里裝。這時敵人一看我拿的是支空槍，剛想動手造反，我的子彈已裝上，大機頭就張起來，誰也沒有法治服我們。就是這樣，我們把他們的三十支槍繳下來了。”

我聽着他說的情況，真為他的驚險擔心，也為敵人的無能好笑，一支空槍就繳了三十多支槍回來，實在是不容易。

我們的暴動計劃不能實現了。當天夜里，在總指揮所的破廟里，總指揮張連珠同志就召開了骨幹分子緊急會議，他說：“我們的暴動立即要停下來，各個地方都失敗了，我們今后要繼續‘化整為零，進行活動。’這當兒不知是誰提出來：“我們為了舉行暴動，到這般晚還沒吃飯呢。”張連珠同志說：“我們不是有了槍嗎，握住槍杆子打土豪，打劣紳就會有飯吃！”大家誰也沒吭聲。接着他又說：“不過，大家要明白，我們不是拿槍的暴徒，我們是共

产党员，每个同志都应当积极宣传共产主义的真理，要争取在我们国家实现共产主义……。”

在会上，他向大家讲完了话，接着把骨干分子编了几个分队，准备当夜就出发分散活动。在张连珠同志向着所有的参加暴动的人讲了话之后，我们就分散开分头出发了，张连珠和张修己同志领着一个队，到了文登和荣城一带去，于得水同志领着一个队上了海阳，我领着一个队到了文登和牟平边界去活动。我们准备去扩大新的力量，跟敌人继续斗争。

不朽的人

胶东“一一·四”暴动失败了，当天晚上我领着一个分队出发。我是分队长，我们这个分队只有十九个人，为了扩大队伍，第二天我们在活动的路上缴了地主保丁四十多支枪，这样队伍也扩大到六、七十号人。第三天我们就到了通向文登城的一条公路两旁去活动，走到公路旁边底湾头村附近一个小庄子的时候，我们探知张连珠同志住在底湾头村中，因为当天早晨有二辆汽车从牟平开往文登，他们在公路上埋上了炸弹进行埋伏，等待着敌人的汽车回来。于是我就打算派人去取得联络。我们正在吃饭，派去的人吃完饭正要走，突然传来了枪炮声，这时我登高一望，底湾头在我脚下的一个洼地里，在底湾头村

东不远的一条公路上，好几輛汽車从文登城开过来，在底灣头村外已滿山遍野布满了敌人，正在向底灣头村包圍，枪炮声震蕩着底灣头的上空。

在这万分危急的情况下，住在底灣头村的同志們是多么需要友誼的援助啊！尤其是需要以火力引誘和击退敌人。正在观察中的我，完全看透和明白这一点，我們絕不能站在外面望着我們自己的同志被圍。当即我便向副队长丁世杰同志說：“走，增援去！”他說：“好，馬上走！”大家听到枪声就急忙撩下飯碗，我一說增援去，大家馬上准备好了，这时我就向大家发出命令：“准备战斗！”“随我来！”大家就立刻跟我和丁世杰同志朝底灣头村去了。

敌人是瘋狂的，我們的同志是勇敢的，我們冒着敌人的炮火，迅速的投入陣地，与敌人展开了搏斗。这是第一次战斗，我的队员們第一次面临着比我們强大的敌人战斗，大多数队员又是第一次走进炮火向敌人第一次射出仇恨的子彈，大家憤怒、勇敢，在无畏中也会有一点恐惧，我知道这是需要坚强的指揮和政治工作的，我便和丁世杰同志分头指揮战斗。我帶着一伙同志，一面冲鋒，一面向大家喊：“同志們，冲啊！”“不要害怕，想着大家什么也不怕。”同志們听着我一喊，都壮起胆子来，枪彈、土造手榴彈，一直朝敌人打过去，我看見一个敌人被同志們的子彈打倒了，我看到炸彈把敌人炸飞了，大家都看到不少的敌人飞到半空，于是勁头就更足了。但这时敌人的兵力又

增多了，看来至少有一个团的兵力向着我們压来，死命的向我們反扑，我們的勇敢的副队长丁世杰同志壮烈地牺牲了，又有两个同志陣亡了，为了給牺牲的同志报仇，大家都决心要跟敌人拚个你死我活，但是子彈不多了，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，經過了一小时激烈战斗之后，我們退却了，敌人打进了村子，捉去了我們的指揮張連珠同志，回到文登城去。

敌人把張連珠同志带到文登城，就認出他是党的負責人，接着就把他关进監獄里，給他扎上手銬子和脚鐐子。張連珠同志进了監獄，正巧碰上了一个老“犯人”——年老的共产党员柏开路同志，柏开路認識張連珠，張連珠更認識柏开路。

柏开路同志是一个看山嵐的老头子，住在山里的小庵上，那儿偏僻孤靜，正是对敌人进行斗争的隱蔽的好地方，所以張連珠同志在进行革命斗争活动的时候，就住在柏开路的山庵里，別看他平日子不舍得吃不舍得穿，一年到头穿着补釘褂子、破鞋头，他对待党的事业可挺忠誠，为了鬧革命，他老人家不顧生死的在大山里活动，給同志們傳遞情报，为了帮助革命斗争的經費，他把自己的五个儿子拿出三个去抗活，掙来錢帮助革命，党在革命斗争中最需要經濟帮助的时候，他連自己仅有的几亩土地几乎全部都出卖掉，换来錢財援助革命斗争。这一些，張連珠同志都是亲眼看到的，他怎能不認識他呢，就是为了革命

他才被敌人捉进了监狱里。虽然进到监狱，两人一对眼就認識，可是因为有敌人在旁边，他們四只眼睛打个对直，誰也沒說什么，直到夜里敌人不在身边的時候，他們才靠到一起，柏开路問張連珠同志：“你是怎么被他們捉来的？”張連珠同志說：“被敌人包圍了。”

“那怎么办呢？”柏开路为張連珠同志耽心起来，这耽心不是一般的耽心，他耽的心可大了，因为柏开路明白：他是我們胶东党的特委書記啊！少了他就是少了一个革命斗争的领导者，他想到張連珠同志的担子，想到平日張連珠同志为了党的事业不怕艰苦、日夜熬累的情形，他感到他是党最需要的人，而自己又算不了什么，于是說：“我看有个好歹，我去替你！”

張連珠同志回答他：“那怎么能行啊！”張連珠这次被捕已經看出敌人的毒害了，于是誠心的向柏开路老头子說：“我是不能活了，你是知道的，敌人对我們无论如何也不能饒恕的！”柏开路这个直爽誠心的老头子，一听張連珠同志說活下去的希望不大，便說：“要死我去死，死我一个老头子没什么，你还有大事要干嘛！”張連珠同志当即就又向柏开路說：“你別想的太簡單了，这是在敌人面前，敌人饒不了我們任何人，我們也永远饒不了敌人。要死，死我一个，不能死两个，現在敌人还没摸到你的底細，我死了你也要活着出去，活一天为党工作一天。”

事实沒出乎張連珠同志所判断，敌人真的要处死他，

把他拉出監獄去了。這對於全心為着黨的柏開路老人是多麼沉重的悲痛啊，就在敵人把他綁走，並決定了对張連珠同志的死刑時，他還是央求去替張連珠的性命，獄中有的同志勸說他不要過分這樣作，要活着出去，為張連珠同志報仇，可是他不肯，他想以命去保釋張連珠同志，叫敵人把自己處死，留下張連珠同志。可是敵人怎肯這樣干呢？他們在文登城西開了一個大會，在群眾面前審判張連珠同志，在這個會上，張連珠同志進行了講演，他咒罵敵人的無耻可恨，他說敵人一定要失敗，他宣揚共產主義的事業一定要勝利，他高呼共產黨萬歲！他把敵人的法庭當作了講壇；一氣講演了兩個多小時，他的壯烈的講詞，句句扎在聽眾心里，打動得廣大群眾流下眼淚，連敵人的士兵也偷偷哭起來。

張連珠同志與敵人鬥爭到最後一分鐘，他高呼着共產黨萬歲，昂着頭挺着胸走向法場，從容就義了。

後來，柏開路老头子從監獄里逃出來，當他把張連珠同志被捕后的情況告訴我的時候，我心中感到萬分悲痛。以後，年老的共產黨員柏開路同志又一次被敵人捉去了，這一次敵人竟殘無人道的要活活用鐮刀處死他，在他臨終的時候，任憑敵人的凌辱，也沒使他有半點屈服，他向敵人罵不絕口，他高呼共產黨萬歲，直到他停止呼吸的最後一分鐘，還聽到他喊着共產黨萬歲的余音，使劊子手聞之也不禁戰栗起來。

我們不少的同志在斗爭中犧牲了，張連珠、柏開路、丁世杰，还有不少犧牲的同志，雖然他們離開了人間，但他們的精神永遠不死，他們的精神鼓舞了我們，繼續同敵人展開生死的搏鬥。他們是不朽的人！

寧死不屈的劉伏考

自從暴動以後，敵人的屠殺越來越瘋狂了。

在汪疇據點里，住着一個敵偽的走狗江全德，這個東西是人面獸心，表面上到處裝好人，暗地里他却勾通敵人進行敲詐勒索，他經常出入汪疇據點周圍的鄉村里，看到一個漂亮的女人，他就想辦法去強姦人家，碰到一個有錢的人，不論是誰，即使是他的親戚和鄰舍也好，他總想辦法勾通敵人或明或暗的敲了去。所以，人們都暗地里叫他“惡狗”。

這條惡狗，不光是到處掠着吃東西，他還領着敵人捕捉共產黨員，好跟着去領個賞錢。所以提起江全德這條惡狗來，人人恨之入骨，他在哪兒一天，那兒就一天不安寧，不拔除這個膿根我們怎能安心。於是根據群眾的要求，我就領着一個七人的小隊伍，在一個晚上捉住了這條“惡狗”，殺死了這個禍害。

這天晚上，在殺死江全德這條惡狗以後，我就拉着小隊伍往西走，準備去完成另一個任務。在小隊伍的前頭，